

管子纂詁

廿一 廿二





管子卷第二十一

安井衡 纂註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

寢兵上含若聽

明寢兵四字而讀之文義自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

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

弊兵彫莫之修繕彫殘也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

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

說勝則險阻不守

守備既壞則遼遠之地為敵所謀

百姓亦無禦敵之心故雖有險阻之地不能守也

門仁3
號61
卷11

人君唯毋聽無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

如吾國視國也蒙上省文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

覆軍敗將之事敵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

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

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

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古本

同趙本彼以教士我以敵衆教士操練之兵敵衆彼

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無愛之說

勝則士卒不戰俗本士

人君唯無好全生俗本無作母按一部管子無母錯

後不復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既全其養生養

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此實害生然其

然則從欲妄行從縱男女無別反於禽獸民之初生

而飲欲動而淫與禽獸不甚遠也聖人為之禮教不

敢直情徑行於是人始貴故孟子亦曰飽食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所謂反於禽獸者反於聖

人未教之初也或疑人性本善不當言反於禽獸遂

譏迂遠可笑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

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

世間上間上指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

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

據上文然字當衍

所以易之者何也太官尊位不然則

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

獻金玉貨財者必不肖者

也而君以木官重祿代

之故不肖者在上位矣

然則賢者不為力智者不為

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敵國而捐之也

為于偽反諸本力作下今從古本力勤也敵逐也

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

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群徒比周則群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

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

後

朋群也朋古鳳字鳳飛群鳥從之以萬數故謂多黨為朋黨耳夫朋黨者處前賢

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

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

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

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

有患

適遇也

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敵國而捐

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

諸本舉作譽今從古舉則群臣

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

財行於國

言賄賂公行

法制毀於官群臣務佞而求用

交佞

假借字

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

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飾過飾君過也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

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

立經紀紀理春

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

人君南面而立左右前後

由此而生俗本於作于

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

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

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

法事者行法令治事理也操持謂身所執守操

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

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

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

告誦則下饒

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富故曰凡將

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

孽疎遠孽謂輕賤之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

利無隱治隱治猶私治也謂不蒙利澤之民也無遺利無

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

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嗣達背也萬物尊天

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

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

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仰望也釋

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

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

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操柄也若使威利之

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

威利之柄分散在臣侵暴之道也為人所侵故曰三

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天植及風雨也天植正則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

虛氣平心乃去怒喜刑以秋冬而乘夏方長審治之

無冤也氣盛則喜怒暴心破則邪正反若倍法棄令

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

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

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眾之所怒寡不能圖

無而字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

往來事春夏秋所為農

桑徭役之屬也登成也來事來年所為之事

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

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

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

舉行也困窮也苦也

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

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

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

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

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

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

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

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

爵貴有名以休之

賞厚敬者富有功者貴有名者則民知禮義可貴而不棄

凡人君者欲眾之親上鄉意也

鄉意民意鄉君也

欲其從事

之勝任也而眾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

則不鄉意

尹知章云不親則不明五字疑衍衡謂由下文明教順而推之不親則三字及不教

順之道則民意不明鄉君和是故明君無愛以親之明教

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

之其備器也愛惜也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

矣故曰無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早

暮利之衆乃勝任版法云順教謂和順語倒而義實相發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

逆順事有稱量度也人心逆則人不用人不為事

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傷毀人不用則怨賢

不為上所用則國多批政故其民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諸本質言亦作質

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

恕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

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

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諸本合上下為一章今從古本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用功事不工

而數得之故曰勞矣不工易毀故數重復為之所用財嗇則不

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

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壤之心舍

也堵垣也謂廬舍壞穀土也禹貢曰成則故曰民不三壤作賦言民甚勞則有壞家舍田之心故曰民不

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

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機發動所

管子集注

卷之二十一

七

制度則形勢不定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故不能視機而動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教令也致之民也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治諸本故作則今從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

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

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

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

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

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

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

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

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

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錯誤不爲

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

化令往民移倚曲也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無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

燭照也事亦使也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

下質讀為質同聲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

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

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性得其職性則莫不為用

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

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

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

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
曰伍於四時

凡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

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徒愛而不

利則眾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

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施即利也愛施俱行則君臣朋友兄弟

弟父子莫不說者故愛施所設他邦之民亦感戴之雖有四塞之固亦不能守之故曰說在

愛施劉績云當作悅眾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眾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

則不能盡有始愛甲後愛乙是愛有所移也并所與數人之利而與一人是利有所并也如

此則怨說相半，不能盡有其衆也。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

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修飾

也。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差等德也，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

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

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

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事治經法也，施報必當，出言

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感恨之意。

憾字古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危，故曰閉禍在除怨。

也。諸本合上為一章，今從古本。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

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脩長在乎任賢。諸本脩作備，今

從古本，脩言亦作脩。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

持之。扶持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

必隨，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經言作高

安。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

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
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
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書社謂封邑
二十五家為
鹿臺之錢發決猶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
者也此及下章作者述已所見以足經
言之意或以為他篇錯簡未是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
德而無覆之則萬物受命合德偏施恩澤也偏施恩
澤則國祚長久而又能兼
覆之則萬物
皆受命矣象地無親無私無親安固無親而無載
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無照之

則美惡不隱也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
乎然已乎猶如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惡
此而己乎也為善化所以自撫撫安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
而怨怒惡不公議而名常稱諸本常作當今從古本
趙用賢云一本作常衡
謂不公議而名常稱於人其人必姦惡不位下而位上不肯位下而
位上其人必驕
惡不親外而內放外無所親而內行放
恣天下之棄才也此五者君子
之所恐行而行之過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
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

得蔽賤

從諸本作蔽其賤今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

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

上亂主也

豬飼彥博云任法明主作法利術作私以謂明主當為明文法廢而私行推之當從任法為是衡為私術皆形相涉而誤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

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朋朋亦群也俗本臣誤段如此則主

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

臣之不敢欺主者

古本作也

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

百姓之爭用

爭為上用

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

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

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

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勢當作執說詳于明法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

之

牧畜也

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

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

而避害也

且將也

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受爵祿而避
罰也、諸本作愛爵、今從古本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
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
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
此臣道也、本任、已所任之官也、分職、所分賦於已之職也故主行臣道、則亂、
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
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
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

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
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
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
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亡主亡國之主也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群臣、威嚴已廢、權
勢已奪、令不得出、群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
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滅主、滅國之主也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

百官條通群臣顯見百官各由其職而上下通如木條

於暗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

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

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

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明法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乘因臣有擅主者

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

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揚舉也徹

亦通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從由也

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多下言所群臣之道下

得明上賤得言貴明言互文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

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術猶策也數計也參伍多方督察也故無能

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

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侵主為臣下所侵犯之主故

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具上當脫之字故其法

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

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群臣立私而壅塞之

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

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牧畜領統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

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

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

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

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

法之外合法式則為得不合法式則為失因以賞罰之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群書治要引其當宜作賞罰行其正理

故其當賞者群臣不得辭也治要引無故字其當罰者群臣

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

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

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

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苟且微幸而冀望於上也行私惠而

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

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用為上用也使民用者必法

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

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

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也案考暴慢之人誅之以刑

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以計數

臣所為則私無所成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

也外遠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群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

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度量法度也表儀準則也故令

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

民之所縣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

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

則民受賞而無德也諸本賞功作量功今從古本德恩也此以法舉錯

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

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

法則民從之也使令無法則止止而不從民以法與吏相距也距抗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事奉事之也下並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唯公故事之無益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亦猶權衡也權

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情實故以尺寸量

長短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

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為于偽反不為貧富損益而長

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

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督察也故群臣以虛

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迂之吏在庭如此

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交而不為

主用諸本交作倣今從古本下同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

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

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

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

罰則賢聖無從竭能從由也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

之人在官無行為汙辱亦汙也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

公法而趨有勢寄託請也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

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

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參驗多方而考驗之也

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

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

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

上則相為候望於主候伺也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

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

有不譽已者則毀之使主廢棄之

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

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慝是故忘主死佼以

進其譽

佼古交字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

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

群臣仰望得利除害

於姦邪之人也

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

無從知之

豬飼彥博云大當作不王念孫云廣雅曰俄衰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作義衡謂

大義解大姦王說可從

故明法曰佼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太

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

以治天下者也

度揆數算也

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

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

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

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

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

必惡方正之士也群書治要引

也作

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

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

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

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通陵
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
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
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
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死而輕公
矣。俗本矣、上行明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
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
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群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

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

督、察也、隨才分

所成之

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群臣皆

優劣

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群臣處官位、受

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

民、以富其家、

管、主當也、牟、利於民、如、勸夫之於

牧、漁人之於魚、窮其力而取之、故明

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
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
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

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屬數臣屬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制裁也不得裁制國事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相貴交相推薦也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群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

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

張設也

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

也使之以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

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

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

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

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

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法佼作交職作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

多財曰賢故字從貝是以智勇多於人者亦謂之賢非聖賢之賢也

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

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
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
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
任人而不官不官不考察其官中之事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
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
不自舉焉俗本法下衍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
人不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
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
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

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
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匡正也道音導諸本禮作理今
從古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
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
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度量法度也合
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
則誅充滿也謂言行相應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
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言他人也如此則士上通

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也立定故案其功

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舉當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

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縣仰貴之故縣而仰之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

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

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處居其分畫之不同

也畫限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

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

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

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

明別則易治劉績云作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

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以前所言考察後所為

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效驗其言行當張官任

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

職設官任吏以治民考法以試課成功君身守法故而使入法之身無所煩勞而分職掌於群臣也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四馬也軍旅主馬而法出於田賦故名軍旅主馬而法經言有乘馬篇君所掌也此篇細碎已甚使臣掌之故名臣乘馬耳

管子輕重一

輕重猶貴賤也凡物多則賤少則貴物之情也操多少以御貴賤運財者之所務也輕重諸篇皆論其理至甚者商賈有不肯為者乃未流之弊非管子所創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下農

儲蓄在政令失宜

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下農

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

春事南畝僅在二十五日之內

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亦

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

山南曰陽及高敞之地亦是也山北

曰陰及卑濕之地亦是也下文云百日不執耒又氣節十五日一變去冬至六十月為啓蟄節又十五日

乃春分也下當脫五字陰凍釋而執耒百日不執耒故春事

二十五日之內耳也

過百日則不執耒七十日加二十五日適滿百日故春事在

二十十五日

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

四達曰衢蓋齊都有五大

衢因稱五衢以統之檀衢其一也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

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

諸本若作君今從古本阻棄之地化為艱阻棄廢之

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

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

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作謂繇役是春失其地夏失

其苗失地謂不耕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

穀失其時穀數亡生穀之地其所生之時君之衡藉而無

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衡官名周有川衡林衡齊以名稅斂

之官蓋取其平也藉藉通斂也民食不足出什五之息以貸於富者故云食什五之穀也云君已稅九則齊時稅什四矣蓋此篇戰國問學管氏者所有衡求

作因其所見立說非桓公之時實稅什四也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也有又也諸

今從朱本幣財也君已稅九而又稅斂之官要求其財言聚斂甚矣暴暴客也隨之以暴謂

之內戰盜暴已起君又隨之以戰桓公曰善哉策乘馬

之數求盡也策計也數猶理求當為未彼王者不奪

策乘馬以下管仲之言也

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簡傲

輕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

織微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

得不然之理也力亦功也織微謂女工紡績組織皆

功作織今從古本俗本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

國得策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

曰百畝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

之幣策計書也民欲貸上幣書數於策以與之其與

反子謂農夫乃告之曰為資女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

重去分山國軌四時俱云泰春當為泰字之誤也泰

秋者尊稱之也子穀穀子也重貴也分半也

去分減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
穀價減半乃謂農夫曰幣財之貨在於
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農夫既納穀償財平分一國之
穀貴至此復成之日秋成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
當奉器械備穀在州吏之倉故命外官修曰國無幣
以穀准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
資無藉於民今諸本橫作橫朱本從本作橫與國蓄合
皆謂時價即漢儒所謂月平也蓋橫字凡三出詳玩文意
衡平也展轉相訓橫有平義時價一定無高低故謂
幣以穀為橫耳還環通穀價既貴乃謂外官曰國無貨
九分出穀無幾也故以幣準穀以穀準幣幣相環以出
納而所餘之穀猶應所稅之額未嘗少減國器皆既

資取於民此策乘馬之效也
賢以戰國策言不獨此也
此有虞之策乘馬也蓋指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吾欲主策乘馬
為之奈何從古本主作立今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
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四時作役民不暇耕王國
則以時行也功之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
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
准平准亦謂月平地用謂地所生之闢也出平准之
令守穀地所謂月平地用謂地所生之闢也出平准之
權皆在上而霸國守分上分下游分之間而用足
無求於民也

則分入於上、貴則分出於下、君王國守始國用一不
游於兩分之間、而國用自足、
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
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
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
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
不足則加十焉、
王者策國守之未饑而用不足
歲藏三分是也、國儲既實、故歲饑而用不足、加之如
其數、雖至十不足、未嘗困乏也、堯水九年、湯旱七年、
亦以此術
支之耳、
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
年之餘、
高下、貴賤也、守謂執其柄、藏三分、藏三分、
也、歲藏三分、分之二、十年餘三、年三分、年一
之食、而云必有五年之餘者、歲雖凶荒、未
必全無、十年所餘、足以補五年之不足也、
若歲凶旱

水決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羸者為
庸、
決、溢通、本、資本也、前、無狗、後、無羸、言貧
甚也、狗、守門、故云前、羸、居牢、故云後、
故修宮室
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
非華麗其觀樂之地、
此平均國計也、
今至於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
功起衆、立宮室臺榭、
時、四時也、
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
諸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
本事、謂農、春策、春計
也、謂耕種數、亦計也、
民無糧、賣子數矣、
民不飽、糧、粥、數、賣
子、女、以糊其口、矣、
猛毅之人、淫暴
貪病之民、乞請、
淫、放也、困、阮、如、此、性、猛、毅、者
放縱暴虐、貪病者、流為乞丐、
君行律
度焉、則民被刑僂、而不從于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
也、
君行法律、制度、以正之、則民寧被
刑戮、而不肯從于上、困甚故也、
乘馬之准、與禾

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鬪爭也凡策乘馬之平准持與天下均之若彼物輕而我重則彼泄注其物於我貴賣之彼物重而我輕則射取於我以賤買之此使國中爭相泄貨物而輕買重鬻之家相奪我財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流移也君不守則國策移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圓也圓猶通也所耕同而食之者殊年有豐凶田有肥瘠也此皆齊力耕田非有勤惰而後計人事之功拙俗之奢儉由之肥瘠彼此國策之時守也此通算以制之食也從時守者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君不以也

國計守之民將守上所執之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立定貲價也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古者以其所無貨幣者特通其窮耳故萬物與穀相輕重後世買物專資于貨幣故穀貴物亦從而貴此亦必然之理也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賤策輕計之也數猶法也桓公恐穀物之重故問賤策之法使腴同壤穀土也守之其稅定間壤守之若干劉績云問上下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相視籍救也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上滿穀物充滿也下壤上瘠而人衆其穀不

足_三以食其民_二故_一以_三上_二章四時守諸開闔_一
壤充滿之粟補之
賤明此理也貴則開之賤則閉之物價可得而平矣
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
絕不轉移故以譬之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二十一終

管子卷第二十二

安井衡 纂詁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

至數使物來至之計也

管子

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益不脩衣服

不衆則女事不泰

脩飾也泰豐也

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

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

致極也俎豆之禮特取二十一體不

極用其餘諸侯日一大牢大夫日一少牢

此則人務牧畜而六畜蕃育俗本畜誤蓄

臺榭美其宮室則群材不散

劉績云此言上用之則下為之衡謂散猶售也

蓋齊幣材木故欲其售也

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

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

所謂數者乃定壤地之數秦奢所云非此

數故云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

齊諸侯方百里

云齊中也衡謂齊諸侯與負海子對謂中國諸侯

負海子七十里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

謂之四海海晦也凡諸侯在夷國雖大曰子男五十邊境諸侯背夷狄而面京師故名負海子耳

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

為君憂

准或作淮羸或作羸今從趙本朱本准平准也徐疾緩急也如上所論則平准錢穀之緩

急與羸不足雖在下民也未足為君憂也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

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

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

積財無以勸下

舉兵與大國爭使農力歸於府

者非欲以下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財人秦奢之數

不可用於危隘之國

秦奢欲縱奢侈以蓄貨物是困民之道也行於大國猶或可

急隘狹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

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

天下

善者巧者也因諸侯權不勞已力也

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

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

辟闢同舉猶起也謂墾發之

倉廩實

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

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

劉績云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

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攻而毀之管子曰管子曰起之歲藏一十年而

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

在上故視歲而藏縣

縹厚繒也漢謂之平絀所藏之穀滿十而仍守其五出五交易

則縹素滿之矣而猶有五在上故

視歲之豐凶而藏之下邑之倉也時積歲國有十年

之蓄

歲下當有藏字諸本俱脫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

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敵衆凡十勝者盡有之

微讀爲微微善

也敵衆敵逐所聚之衆也十猶全也言十勝無一敗者藏穀中盡有之

故發如風雨動

如雷霆獨出獨入

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

七法幼官俱作權輿

此亦當爲與權輿謂與國有權力者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

藉斂也長三丈高一丈爲

雉藉於臺雉算臺之高廣而斂之也管子對曰此毀成也

人苦暴斂將毀臺吾

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

子對曰此殺生也

諸本畜作蓄今從朱本

吾欲藉於人何如管

子對曰此隱情也

情實也藉於人必將詐減其口數此隱情實也

桓公曰然

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

官職也使山海

其利也言盡其利也

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

謹正鹽策

尹知章云海王言下以負海之利而王中其業衡謂正稅也

桓公曰何謂

正鹽策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

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

少半三分升之一也五升少半當我

四合七勺九撮有奇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此其大曆也

謂正字通云吾子謂小男小女曆數也衡謂正字通云古本管子吾子作童子益

謂唐以前之本如尹本則仍作吾子故注云謂小男
吾故謂童子為吾子正字通多妄說未足信也曆俗
字古直作麻至漢加止作歷爾雅釋詁歷枹算數也
鹽百升而金體六十四升為釜鹽則百升而一釜蓋鹽
量之以量米之法量鹽一金之鹽適為令鹽之重升加
百升必先言之者欲使人易算也
分彊金五十也錢貫也分半也彊讀為繆繆與繆通
字也正字通彊生區別繆訓錢貫繆訓錢其妄如此
鹽價之貴升增半錢一金百升適得五十錢之贏也
升加一彊金百也升加二彊金二百也鍾二千為金十
鍾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
開口千萬也尹知章云舉其大數而言之也豬飼彥
博云人當依注作大衡謂諸本開作問
今從古本開口禹策之商日二百萬禹偶同偶合也
開口而食也

升少半大女三升少半吾子二升少半一家十口假
令大男大女四人吾子六人一家月所食為三斗一升
三合三勺三撮十分之一日得一合有奇以合算萬
乘之國日所食之鹽適盡千鍾是商利比舊日增二
百萬之十日二十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
萬也豬飼彥博云九當作人國蓄曰以正人藉是也
衡謂正長也正人謂家長萬乘之國開口千萬
人一家十口故月人三十錢之藉為錢三千萬正人
正人百萬也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有二
國之藉者六千萬諸君謂諸父兄弟非家長者正人
之外不別藉一人而有萬乘二國
之藉六千萬言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子則
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
者數也雖利自歸於上而人不能不食鹽故百倍之
利自歸於上而人不能不食鹽故百倍之數也今鐵

官之數曰

也數計

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

以刀裁

布帛若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

也耒耜柄

之者分言以便文

行服連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

錐一鑿若其事立

行有所往也服用也連古輦字軺小車駕一馬者行役所乘也輦本

或作輦音注云居王及今從古本輦大車也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

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藉也

從諸本無也字今

貴增一錢幣三十鍼則得正人一月之藉也

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

一人之藉也

以六錢也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

人之藉也

以七錢也

其餘輕

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勝任也服被服

乎管子曰因入之山海假之名國照鹽鐵買諸他邦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

之也苟舉臂任事無不

被服策鐵之藉者也

之名也一說名當

有海之國饒鹽於吾國金十五雙

同賣也上文云令鹽之重升加五分金五吾受而官

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入之事以重相推此

人用之數也

以金加百之價我未受其鹽而官出賣之

但受人所為之事以重相推得金五十錢之贏

此地無山海而人運用以富國之法也不言鐵者理

同可知也後世鹽鐵之害此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祿也

諸本無是字今從古本

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

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

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

民皆係累於上不取

心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

刀幣

皆錢也施猶用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

得而盡也夫民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

親其所信而為利己者死

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

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

見示也民愛洽於上言無所

不至租藉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

藉賦也上

始無所給因事而藉之故曰彊求也稅田租也慮度也給民以田度其所得而稅之故曰慮請王霸

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賦稅者人君之所以用賢才誅暴亂安國家而事宗廟也雖王霸之君豈能去之此謂額外加征非正稅也輕重之作租藉君之所宜得也

正籍者君之所彊求也義稍正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

孔者其國必亡門出於一孔

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門出於一孔

養隘其利途

養謂衣食居室之屬塞隘狹也

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

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

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

籠包也調和也語制議制度也

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
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
不盡死力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令所急其物必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蓄賈者富賈也本資也其利百倍資本分地若
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收聚智者有什倍
人之功愚者有不贖本之事尹知章云賈猶償也然而人君不
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生產也人君不能調和
至有相百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
倍者也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不治

皆由貧富且君引鋤量用尹知章云耕田發草上得
不齊也其數矣發伐也發草墾伐草土以為苗也言君引才
生之數矣俗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則足矣本謂田所生委亦謂人所食言計田
所生之本量人所食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尹知章云人之於食者豪人君鑄錢立幣
民庶之通施也施猶用也民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
以錢幣與人相照人有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
也利有所并也欲為也諸本并下有藏字今從古本
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

事也

美餘也凡財利或分或并之或并之則君雖彊本趣

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

為治乎

彊勉也本謂農趣促也今當為令字之誤也言君不能調和民事雖勉農促耕鑄錢不止

適令

使富蒙并藏之以役使小民耳非所以治國也

歲適美

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

無予無予錢以買之者也

適凶

則市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

諸本糶作糶今從古本釜六斗四分

當我

五升七合四勺八撮彊錢賈也十緡千錢古者錢精而貴故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

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

食人食

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

民事不償其本予錢買之者而無

民事不償其本

予錢買之者而無

物適貴則什倍而不

可得

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

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其利也或半力而

夫民利之時失

而物利之不平也其利也或半力而

無予或釜十緡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

民之所有餘

事治也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

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

輕散行之以重

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可得

而平也橫月平也君從輕重而斂散之法蓋本於此矣

凡輕重之大利

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取鄰國之輕射

賤以我賤泄注於平價萬物之滿虛隨財金幣滿則

物隨而滿

金幣滿則

虛則物隨而虛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也謂月平

虛則物隨而虛

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也謂月平

也謂月平

管子集注

古

卷之二十一

管子集注

古

卷之二十一

管子集注

古

卷之二十一

管子集注

古

卷之二十一

管子集注

古

卷之二十一

管子集注

古

卷之二十一

管子集注

古

卷之二十一

管子集注

古

卷之二十一

管子集注

古

卷之二十一

絕棄也月平而物價不變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
月平棄絕而物重之端見矣
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絀千萬使千室
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絀百萬春以奉耕奉共夏以
奉芸種穀種也饋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種穀種也饋
行旅所齎也食統名贍足也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蓄家
蓄之然則何句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
以收秋實賦布也春布即奉耕也五月蠶成照所賦
照所賦實數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
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次第也穀與物相為敵
治穀物貴賤之次第使則其價不俱平故人君御
而把持營治於其不平之間也故萬民無藉而國
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廡廊也即李唐
以六畜藉謂之止生藉民減其數以避以田畝藉謂之
禁耕田有常稅又逐畝而以正人藉謂之離情正人
長人月藉三十錢下情離上以正戶藉謂之養贏正戶有本業者
特藉正戶而游民不與焉是養贏也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
盡也徧當作徧故天子藉於幣諸侯藉於食幣金
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藉太
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藉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

藉

上文云、歲適山、則市糴金十緡、然則中歲十石之

當

我八升五合四勺、撮八撮、四石為三斗四升一合九

勺

二撮、漢書食貨志載李悝之言曰、食人月一石半、

當

謂糶糶一石、春得六斗、曰三撮、多言曰食、人月一石半、

通

為二斗零四合、多於李悝猶七升弱、蓋李悝謂糶糶

糶

石二十錢、為糶、則大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

之

藉、吾子有四十之藉、是非人君發號令收稽而戶

藉

也、尹知章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

子

無不服藉者也、委末謹、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

廩

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

則

貴散則輕聚則重、散之則輕、聚之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

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

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

得其利以幣予衣食不能不買而衣食之買前有萬

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抵觸也、前有萬

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其前如獸角觸人故名

之國謂之距國距、雞距也、後有萬乘之國、動襲擊其

謂之託食之君託、寄也、言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

衢處壤削太半萬乘之削多於千乘、何謂百乘衢處

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

間也阻隔夫國之君不相中夫當為大得也字之誤也中舉

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鄉

通受也俗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戰烈通大臣是壤

陳列於朝繫纍獲虜分賞而祿亦分賞而祿之功者是壤

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古本殫亦盡也繼

孤死事之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羅列號有

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

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及內古納字下文百乘可

及亦當為反問大國納款於鄰國小國曰百乘之國

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

乘可反也俗本軌誤軌諸本符作符反作及今並從

夕猶貴賤也物從四時而貴賤故云四時之朝夕也

言官先分賦所量與符節於邦內不許民自守輕重

乘物之貴賤御治之以輕重之平准貨財上千乘之

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

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封者專利自於

天財財之不假人功而生者金銀珠玉竹石草木之

屬皆是也滿虛猶豐凶也輕重其祿者蓋准幣賦之

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

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大准時價之大者不止一

玉起於禺氏起猶生也尹知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

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

通

揆度篇西北用禹氏之玉則禹氏在北赤野蓋在崑崙虛之西此二者未詳遠近汝漢近在荊徐之間

與周相距固無七千八百里之遠舟車相通未嘗水絕壤斷大抵輕重諸篇尤多妄論皆不足辨也先

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

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

徧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

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藉

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民困於藉賣物

以供之故物價從而減是君收空名而喪實利也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

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

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

萬民而藉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官職也事也官國者使國中所所有者盡服其職

事也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

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

國不可縣鄙國城中也軌數者度量之法也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

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准所擬束用之數也重

貴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

千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中應也度度通渡

渡河上故謂支一年所食為度食耳或讀度為徒落切此猶可強通至下文田不度食若干而窮非也

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

績紡績也言織省文互

見以功業直時而擴之

直當也當時所貴賤而定其價也

終歲人已

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

相視桓公曰何

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

莞蒲皆可以為席

有竹箭檀栢之壤

箭小竹堅勁中矢檀強韌可以為車輻栢似桑其葉可以飼蠶又為

幹以栢為上

有汜下漸澤之壤

汜音汎水延漫也

有水潦魚鼈之

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藉於財物不籍

於人畝

晏平仲云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

守之此在景公之時則夷吾或為之備未必盡出於策士之妄言也

十畝之壤君不以

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

失也

十畝之壤至小也君不以量度之法守之民將

財力之事不復以本業為得計此君之過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

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上

據猶守也諸本者作皆今從古本

桓公曰

此若言何謂也

也若女

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

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

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

人衆而田少穀不布所食若干也曰田

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

始熟壽田人及女事

故及行州里必具得量度之然後調立環乘之幣

章程此和調輕重之大量也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

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

大家衆小家少生之者寡食之

者多也。間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曰：其人自云也。大家衆，必能償債。小家寡，振之又易，故亦置幣焉。然滿其所准，擬不足之數，不多置焉。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比年也。高田，上腴之地，即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也。萌，民也。橫，時價也。豐年，穀賤，爲減寄幣什分之三。穀多，致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民喜什減三之命，穀爲之上入，幣爲之下流。間田，藏穀已乏，於是高田慰勉間田，而山中不被蒙穀粟，十倍於他日。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淫，大也。山田以君所寄之幣，始未大失也。久之，米粟益少，高田亦乏，至以女貢織時見慰勉於主上，於是穀價坐長加十倍也。

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帛，絲織之曰帛。織奉，供皆留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不即予直。環穀而應策。將予織帛之直，告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將償以穀，乃以穀價准幣直，環所出國穀而應織帛。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國奉，供決猶擬也。賦，布也。凡國所供奉，開出國穀以應國幣，穀廩重之，反準擬人所用，預布之民間，以量饒國幣，穀廩重有加之謂。大家委貴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貴貨也。大家委貴家，謂富豪者。此又一策，與上不相屬。穀廩之貴重，有加之倍，乃謂大家委貴家曰：上將修游，觀每人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實，穀實也。勿，左右不許出糶也。贍，假中食於沿途之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不得輒移動儲穀。

更定價也上下令曰貴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

之穀為下幣為上令曰貴家所假貸之幣以穀價准幣數與所假貸之幣相直而償之

於是穀為上入下幣為下幣數與所假貸之幣相直而償之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

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為四縣

皆置官吏而治之言不唯城中為然乃百都百縣量

長國策者據穀價坐長十倍環出儲穀而應貴家所

假貸之幣數於是國幣什分之九在上斂萬物應之

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

出萬物隆而止隆貴也物重十倍官吏乃以市國軌

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

軌凡國家量長幣穀之法先布其數於未形之前據

貴賤之形已成以運用錢穀百物又因號令而進

退物價毫無桓公問於管子曰不藉而贍國為之有

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量守

有使天下所生之財盡其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

曰泰春民之功繇繇俗以為徭泰夏民之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尹知章云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

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

之所以時守也豪民守此時射利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

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四務百姓四桓

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

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

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

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

管子集注 卷之二十二 十四

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

之矣尹知章云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未器種糧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太

賈不得擅其利衡謂先藏而假之者下文所謂是也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

衣功布日春事之令布於民之日也縑兼也兼衣謂表裡具者捍籠鬻箕勝籬屑

糗諸本籠作籠糗作糗今從古本梅本捍猶備也鬻讀為鬻籠鬻皆盛土器勝舉也籬竹器受三四斗

籠籬二一人對昇之籬則一人舉之故名勝籬耳屑糗米屑為糗貧民所食若干日之功用

入若干無賞之家皆假之應功與人械器勝籬屑糗而假之

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械器之外別言勝籬所用諸物於公乃折假時所入之券也故力出於民而用

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

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春夏秋三時農

務方殷然亦不能不用十日之功君假之故免十日之害冬農務尤閒故用二十日功

預具三時所用之器械亦得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足以立軌官軌官長貨財

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俗本地下有上

行朱本作上地上加一圓細書單布黃金九千以幣

貨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金諸本貨作貫今從古本黃金九千撮其凡也其實有

金及幣貨故云以幣貨金也幣貨刀布也金黃金貨貸小家以刀布者所用既少且恐其不能償也周

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

富而調之幣山田地坼少收其布貨周壽陵而東至少

管子管子集注古

卷之二十一

十六

管子集注

管子集注

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壽陵周地名也

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布金撫慰之以致其穀故國穀之多至再什倍

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敵之俗本衍誤行敵誤

行廣平之地謂牧請敵之者牧者欲其售請敵之

齒故曰顛齒視其角馬視其齒曰國為師旅戰車敵就斂子之牛馬

斂戰車而就此之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橫而庚子牛

馬為上粟二家立貲庚、償也、諸本立貲作二家今從古本、趙用賢云、下二家一本作

立貲趙所云一本即此本與為去聲上進也二家謂

買者與牧人立定貲價也既約以穀償牛馬乃為上

進其粟二家相議散其粟反准價與牛馬價相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

貲壤定貲於民齊之有田倍今所有凡邦內無貲外之地何則今所有貲外之地皆為有貲之壤也

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

去丘邑之藉也四井曰邑四邑曰丘其出於此今立貲故其藉可去也國

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

之輕重在上朝夕猶貴賤也廩械器所藏之械器也行田疇田中有木

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行、巡視也、麻田曰疇

田中有木必害於穀周垣曰宮榮花也周垣中宮室

械器非山無所仰俗本械器誤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

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

棺槨之奉

隻手所圍曰握槨也蓋斫曰槨故以為

也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

下安無怨咎撫循也鹽鐵循量長貨財之法則假令

運用其九以羅民財民假貸衣食之而又去其田賦

以租其山田賦謂兵賦也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

多故被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

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廬小屋徒上立軌

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平均如一繩言

貧富小大之殊也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

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

地之權亡權所自重也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

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

子者民之疑當為民有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

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

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禹五年水未故

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少半三分歲

十分之參三年得九分又加三分歲之三十一年而

管子輕重八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藏十一年與少半

歲守十分之三三十一分得三百一十分之九十三十分為一年只有

夫敬事力作

舉十分之三少於三之一而云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

天毀壘山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

以待天權之道也

毀缺也雨缺則旱陽缺則勞壘古地字法溢也言歲雖旱勞救荒有

為之奈何

三權天地管子對曰梁山之陽靖緬夜石

之幣天下無有

靖赤緇緇線也夜石未詳疑夜中發光故名夜石與豬飼彥博云靖緇當

作舊也

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

穀之重什倍異日

管子曰三字當為衍文言得靖緇

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

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

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

失策也

彼重則射取我輕彼輕則泄注其輕於我泄

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

天權時也時有旱澇豐

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

也已准平則上失利上失利則民守之至富役貧是不平之甚也故民富則不知貧何則上之委積

矣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

分阨亦藏分分半也阨年也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

藏分桓公疑山年民食不足上所以附管子對曰隘

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隘阨同然一章

依上下作阨山年民自分艱食少濟則喜而以阨守

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策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

於數石豐年收穀之計數比之山年可十去九而不

用然則豐山皆用十分之策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

謂國權能計豐年則府庫常實山年亦可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

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高田上腴之地間田中田

也庸凡庸庸田下田也十石五石三石蓋十畝所收

治國篇云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

所蕃熟也四種而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

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策者百畝從中十畝

之策也賈一至賈百豐山及國軌之至也流移也流

策謂出糶之數粟價十倍則百畝從中十畝

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

國無策從就也就即也言與之同桓公曰善今欲為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長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道乎蓋天下示德於海內延長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軌以法守國數之數以時價平其出糶之直運策於輕重未物一也而十是形之先而守事於貴賤已成之後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物一也而為十是運動為吾用者九無也以徐疾之理為輕重之計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也凡物徐則輕疾則重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之半而藏其四以五把持運用之桓公曰何謂決塞事猶餘分是在君之所決塞

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高崇也彼覆也謂相撫恤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不與師旅之事十分之一者即上藏四以五操事之餘也樹表置高者使人易見也聘之幣使人問之且贈幣也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策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五如之如而也運用十分之五而此行事如日月之終而又復其始也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准道以道成時價也道即高仁高慈孝之事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教數教民之法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故賜金穀

以餽之、直食、直日所食、八石、大男二月之食、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

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

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

金一斤、直食八石、諸本育作衰、今從、古本、瓠、古本、民之能已民疾

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已、起也、謂、能愈病、民之知時

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

直食八石、俗本曰歲、誤、回歲、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

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通於蠶桑者、使蠶不疾病者、皆與之俸、謹

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

也、國策之者、所賜之金、穀、皆在國計中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操而咨

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策、有

五官技、操讀為慄、慄、懼也、諸本咨作咨、不成字、今從、古本、咨、謀也、四限、四境也、凡國家之用、相與

靡費、則為之者、勤、故足、相困、之危、懼、而後謀、所以免、之、然後置四境中、貴賤之、准、以號令之、徐疾、毆、逐、屏、除、萬物、以售之、守之以計、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

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

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

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物、事也、時者、義和所掌、及、夏小正、月令之類、皆是也、

行者、謂三禮所、記之、屬、道、治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

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出牛十二頭、戎馬四匹、則、

一馬之田、一丘十六井之地也、揆度篇曰、馬之平價、萬也、金之平價、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然則、

一一金即一斤、金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聞之日

受之即若也蚤早也問之日與時有間之日也故君

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

教無失時則無失策所以萬物興豐也遠占得失豫

俗本或誤未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

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揀記謂春秋無失辭以下學詩

六家而上云五官技者合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揀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

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

始君皆已官之矣能材也謂鹽鐵草木之其餘皆以

數行法數猶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

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

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下貧而君富五字當衍二

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

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

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心禁為非不管子對曰晉有臣不

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母使得

事君諸家謂與其謀者云諸公過之家則罪及子孫也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差等也坐立長差罪定首從也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策盡於此乎輕重時價之法

既施行之矣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御驅使之也神猶怪也桓公

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

掘闕皆穿也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按也謂求得之桓公曰何謂

得龜百里之地不言檢數者蒙上省文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

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尹知章云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君請起十乘

之使百金之提提携也謂所携之幣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

服中大夫若女也直賜其服不以爲官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

謂御神也此所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託寓

也而亦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之是也貲訾通訾限

而藏諸泰臺凡管子云泰者皆尊而稱之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

寶曰無貲立定還四年伐孤竹還繞也繞四年丁氏

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尹知章云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朱

長春云丁氏粟足可共三軍五月食也衡謂行謂行軍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

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

假子之邑粟尹知章云質音致下皆同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

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

終受吾質

我老矣為吾子者不知所假於子之數我若死或將不償宜終受我質也丁氏

歸革築室賦籍藏龜

尹知章云革更也賦敷也籍席也還四年伐孤

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

上伐孤竹謂將伐之此則實伐

之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

立貢數文書而算之行事中七年貢數此謂

稅外所貢

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然則齊得貢數歲得

七百十四金餘太

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策也貢制中

少疑非其實也

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

所出之計也

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為

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

豫逆備也但專逆備而不運用貨財則君失國計而民失

生產矣操把持也謂運

用之豫君豫民豫也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

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

此謂運用於逆備之外者

蓄飾國儲蓄

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

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

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

時

以乘因也以此蓄飾與令進退以御輕重此之謂因時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

斂農曰賦稅商工曰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

肥重也古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

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奉供械器不奉而諸侯之

皮幣不衣

衣被也恐籍重失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傳

管子對曰

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而諸侯之

皮幣不衣

衣被也恐籍重失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傳

管子對曰

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而諸侯之

皮幣不衣

衣被也恐籍重失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傳

也、倉原虛、則不能重價糴穀、故立價必賤、而無後祿、以與士也、外皮幣不衣於天下

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銅金

也、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價什倍、

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穀價什倍、農夫喜其利已、夜深

始寢、早且乃起、以勉其業、不待上使、之而五穀之多、什倍於他日、士半祿而死、君

既貴、半祿所得、五倍於他日、故亦感恩死、君也、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

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使不得、不使、為上、所使、不曰

貧之、使不得、不用、用之、則貧、每本貧、作用、益以意妄改、故使民無有不

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梁聚之言、或使民至、有得

不使者、故非、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

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對字、桓公曰、使智士盡其

智、諸本作智、者、今從古本、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

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

幣輕、則士簡賞、簡、猶輕也、萬物輕、則士偷幸、偷、幸也、幸、微

足、以繫心、三怠在國、何數之有、數、計也、彼穀十藏於上、

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

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緒、鉤、彥、博、云、十、當作、七、衡、

謂、欲得、上、所、藏、之、穀、故、各、盡、其、所、長、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

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數猶也管子對曰君分

壤而貢入市朝同流君謂天子天子分壤封諸侯而使之貢入其土物市朝同流移

其利之利黃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之明山之

曾青一策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

此三物諸侯所貢入而周人流移之即物寡為多地狹為廣之術量出賣穀物之類也桓公曰

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猶也問辭今國穀重什倍

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

一也一也同也穀價什倍同於前今九為餘九為餘一當什故穀重而萬物

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故財九在大

夫而王每歲反得其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

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羨餘也天子以

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天子以客商行流五穀下令以時出糶穀價已

賤故熟穀之農亡去穀內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

以合民用受受客商所出糶之穀也官之謂盡其用朋群也合聚也內則大夫自

還而不盡忠謂還環同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

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氣驕故抑之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

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食餘所食彼守國者守穀而

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

委幣委置也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去參之一

新穀既成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

若干穀重一也一同也籍粟謂糴問糴穀入里邑皆

穀價猶同於以藏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

如此以藏於上者參泰春國穀倍重數也至春舊穀

然之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

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田穀穀猶在田者也問存

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

矣今當為令字之誤也有又也國穀三分之

故雖泰秋穀價不減若斂穀以幣幣數必夥故上

令而民辭曰無幣仍納以穀則國重之相因時之化

舉無不為穀策化舉猶變動也藏穀既多則重價之

也計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

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

委置也流移也謂糴還亦讀為環君用大夫所置之

穀以糴法使君之歸糴於上君用民穀以粒米狼戾之時

出輕價之穀以重價自然之數也如此則彼安有自

運獨委置之哉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

侯穀歸吾國矣輕重非實價也諸侯穀二十吾國穀

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

而天下不吾洩矣穀價重鄰國之穀來移於我謂之

穀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如價重則穀歸之吾國歲

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藏幣

之謂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今諸本無也字利

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

國之策也倍國穀常有十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橫從而

以忠諸本止作正今從古本橫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謂之數應以數應天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令會錢穀之法管子對曰君失大

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

以一鄉之策守一鄉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

夫守之反也縣以封大夫故以一縣所應用之數守

大夫也此鄉小於縣魯語曰三鄉為縣非一萬二千

五百家之鄉也守家以一人之策者假令一家十人

十倍一人所用即一家所用之數也推以至縣一歲

所費居然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

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策以幣准穀之數一縣必有

田有三等通上下而算之中田所生之計以此為準

皆合中田故獨言中田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

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直當也言有一家幾故不

以時守郡為無與許慎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

也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方五十里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

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

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

管子集解

散諸濟陰請散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

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

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上歲

也分半也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君當

據猶守也義近轉寫之訛耳上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

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

二之穀出糶在下民既已食之二歲國穀六分

糶三分之二亦在上則僅新穀一分而已穀三倍

重重於三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

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策而藏於幣者也海王曰月人三十

十錢之藉家長所出也此云終歲十錢則月三十錢

之外又歲斂十錢也凡食量一人每家受食十畝所

生今上糶之每一人所食加增穀價十錢以國幣之分

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策也四分半也

復無已之計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

以會實穀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

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謂民萌以君藏

濟汝五穀相靡而重靡費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

不行幣去藏也穀既重乃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

祿大夫無什之分蓄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

君出穀十而更藏七以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

賦七即上所藏也散振散財而救之也五穀相靡而

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數猶理也君藏穀於

穀藉國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散猶播也乘時

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易變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持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太

夫准此而行此如何命教也泰豐嗇收也言天子每

夫亦當依準此例而行之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

其龍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壟

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綃而狸之於地繆繆也綃屬

言不復用於地也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

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為親戚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第

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

同祖十世則為祔祔藏主石室也五世故伏尸滿行

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廣平曰行兵決

輕重射利者故曰母子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

有始與四時廢起財從時而生故終則有始多聖人

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決開塞奪之以輕重彼輕

泄以重射之彼重則我以輕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

數此王者之大轡也。王者以御天下故云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以幣出乘馬之法。管子對曰：始

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

乘。方六里，三十一井也。司馬法：甸出戎車一乘，戰士七十五人，甸六十四井也。幣乘馬者，

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

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重猶價也。方六里所

應用幣若干，穀價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

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為治也。山林川澤則除之，故治一國陸地之數而布幣也。

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

資所資用，猶言祿。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以幣則一

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

去什二策也。數猶理也。財物布帛之屬，策計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

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

鄉州藏焉。俗本角誤骨，矩，刻識也。刻識，券也。故名矩券。曰某月某日，

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責求也。決，開也。謂予

之，就，就通，賃也。庸，賃作者也。謂納皮革等者，曰某月某日，苟從官求價者，鄉則鄉開予之，州則州開予之。故受價者皆曰賃庸。

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

乘馬者也。國財之計，出於穀，量長國財也。今刀布藏於

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巧幣，奇巧之帛也。彼

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此幣謂錢。彼穀重而穀輕，

乘馬數云穀獨貴獨賤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

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謂時價也亦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

縣數縣數治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

皆地名古日本牡作壯字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

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策管

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馮依也贅會也直正也馮

不失扞俎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唐古塘字唐園謂

者去其都秩隸縣者去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

者去其都秩隸縣者去其縣秩

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春秋最宜令

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

日其當為具合游之外又具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

之地因捫牢策也謂之通謂合游為禮義抑亦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

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漏壤

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汜水延漫也山地

也汜溢同漏壤水山處之國常藏國穀三分之一諸

泉滲漏不居地上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本

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洸

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下、降也、猶言致、漏壤不生穀、謹降致諸侯之穀與百工使之彫文梓器、鬻之以降致天下之五穀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

縣諸侯、亡之為縣、諸侯也、已語辭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榮、公州之飾

焉、如、持、隨、手、左右、以、成、布、帛、以、文、飾、齊、國、焉、以乘

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也、相、視、也、東

西南北、相視彼用牛羊之多、少、平均而立之准也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

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

已、賦、幣、布、錢、於、民、間、也、朝、夕、調、謂、輕、重、之、和、調、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

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

奉一、謂之國薄、縣、繫、也、王、以、時、省、察、鄉、州、故、百、姓、見、利、不、相、傾、奪、各、繫、死、其、所、居、不、敢、去、

鄉、君、則、守、大、道、奉、一、德、而、已、謂、之、國、計、之、薄、

管子卷第二十二終

